

故乡的远与近

徐贵祥



说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常常站在家乡安徽霍邱县洪集镇西街自家的土台子上，四面八方眺望，打量外面的世界。还是说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脑海里渐渐形成了一个印象——以我家土宅为原点，西南方向曾经有红军，那些流光溢彩的晚霞曾经唤起我无数关于革命、关于战争的想象，后来我创作的革命战争题材作品，多是以那一方天幕作为底色；西北方向在我的想象中，有火热的阳光和耀眼的湖面，之间是大片大片的麦田和棉花地，那里弥漫着我对中原地区、淮河流域农耕文化的遐想；东边，目光越过六安、合肥、南京，再往前就是上海和海上，那个方向，牵引着我童年时期关于城市和海洋文明的神往；频繁西望是近年的事，大别山再往西，是秦岭和巴山，里面有个神农架，这几年构思一部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总觉得西边的大山里有不为人知的生命存在，有另一种神秘的、神奇的、更加诗意的生活方式……

最终，在2020年10月，我的目光还是回到了东北方，久久地凝视那个方向，从我父亲读书的杜家老楼，掠过寿县的安丰塘和瓦埠湖，掠过晨曦中的树林和辽阔的阡陌，落在了一个似曾相识的村庄，那是我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长丰县义井乡徐巷村。

还是说不清楚在什么时候，我就知道那个遥远的地方同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对我有决定性的作用。小时候，祖母操着一口经过岁月和地域改造的外地腔，对我和我的同辈讲，她的老家在寿春庄墓徐巷——我粗略地查询了一下，我祖祖辈辈记事的时候，庄墓是县辖区，归属寿县（我奶奶口中的“寿春”）行政区划。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先后发生庄墓区从寿县版图申划

出，划归新成立的长丰县，归省会合肥直辖，义井是庄墓区的一个公社。然后是寿县从六安版图中划归淮南市，我的家乡洪集、姚李两镇也从霍邱县版图划归新升格的叶集镇……尽管行政归属变更来变去，但是那个名叫徐巷的小村庄，在地图上的经纬度从来没有改变，在我心灵坐标系上的位置也从来没有改变。我没有查证“长丰”这个地名典出何处，也不知道“义井”的内涵，但是“徐巷”的来历我知道，因为我的血液里有徐巷的本土。望文生义，这几个地名我都喜欢，今天想起这件事情，我更愿意把霍邱南部的洪集和姚李（我的出生地）当作我的家乡，而把长丰县的义井看成是我的故乡。

想起了徐巷，就想起了我的祖父和祖母。仍然说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不知道是因为洪涝还是大旱，我的祖父和祖母带领幼小的我和我父亲，丢下更加幼小的我的老姑，还有目送他们远行的5个亲兄弟，辗转来到西南方向的霍邱洪集，投奔先期来到这里谋生的家门兄弟。在那片同样贫瘠的土地上，祖父把一个农民的力量发挥到极致，不仅站稳了脚跟，还买了几十亩田地，并且在街上开了几个作坊，从而保障了我的父亲能够读书。在我记事的时候，我的祖母已

经半瞎，究其原因，主要是哭的，她思念留在故乡的我的老姑。小时候我问祖母和父亲，为什么不把她的老姑找到呢，祖母一声长叹，父亲也是一声长叹，在他们的感觉中，故乡是一个遥远的存在，要走旱路，要走水路，要跋山涉水，回到那里谈何容易。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一个喜讯从天而降，我的老姑带着已在省城工作的表哥，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在离别四十多年后，老姑已经从一个养女成长为一个村里的妇女主任——顺便说一句，老姑对她的养父养母感情非常深厚，历数二位老人对她的善待和培养，由此可见故乡人民厚道之一斑……此前的那四十多年，我们一家同老姑一家在山重水复中互相眺望，在艰苦的劳动中顽强地生长，父亲和老姑仿佛心有灵犀地分别成为乡村干部。或许正是因为老姑的失而复得，我对那个从未涉足的故乡有了更多的关注，常常想象那个名叫徐巷的村子，想象留在那里的叔爷们，想象徐巷的巷子有多宽，想象那里的庄稼和牛羊，那里的树林和河流，那里的月光和灯光……

几十年后，我成了一名军人，继而成为一个作家。上个世纪90年代初，第一次回到祖辈的故乡，这才发现，曾经在几十年前令我一家望而却步的“老家”，其实并不遥

远，图上作业，从洪集到义井，直线距离不过100来公里，即便是绕道，怎么也不会超过200公里。只是，在上个世纪初，没有汽车，没有公路，没有大路，甚至没有路，我的祖父和祖母拖儿带女，挑着锅碗瓢勺，顶着炎炎烈日，徒步奔波，风餐露宿，一走就是几十天，难怪在他们的感觉中，故乡已经隔着万水千山。新中国成立以后，公路四通八达，加上交通工具日趋先进，这两个地方的距离倏忽拉近了，似乎近在咫尺。这个发现让我切身地感受到时代的力量。

2013年的暑假，第二次来到长丰。我让车子在水湖镇转了一圈，像看宽银幕影片一样浏览这个从土地上崛起的新兴城镇，满眼是林立的高楼和葱茏的树木。那天晚上，当地文友和宣传部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们诚恳地建议我，在个人简介里加上“原籍长丰”，我没有理由拒绝，只是觉得，加上“祖籍长丰”四个字似乎更确切一些。两个堂弟郑重其事地跟我讲，县里有关领导交代他们，如果我再到长丰，务必向县里报告。这让我倍感温暖，我说好，等我退休了，就到长丰常住，我要深入地认识我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我要近距离地看它日新月异，看见更多的美丽乡村在故乡的土地上冉冉升起。

3年前，家乡文友在电话里告诉我，长丰县有关部门要出一套《人杰地灵看长丰》的书，希望我说几句话，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这是对信任的回报。谨以此文，表达一下储存于心、积蓄已久的感情。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会回到长丰，回到义井，认真地打量我童年时期、少年时期、青年时期梦中的徐巷，前世今生，来龙去脉，以及我和她难解难分的缘分。

家之味

庄雨（澳大利亚）



兴文的竹子

刘光富

从挺拔挺，绽放生机。行走兴文，放眼望去，高处矮处，山顶河谷，撑起大片绿荫的，都是竹子，它们已成了这片土地上绿水青山的主力军。其实，这些竹子大多是最近不到10年时间才逐渐栽种起来的。在县域内种不出粮食，也长不好大树小草的地方，土地瘠薄的角角落落间，全县上下一使狠劲，齐心协力，居然就造出几十万亩竹子来了。

川南一带竹子多。兴文侧边的长宁县，早有“蜀南竹海”的称谓。而位于兴文另一侧的叙永县，也有面积达百万亩的竹子生长在山间水边。位于这两个县连接地带的兴文县，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以矿产资源丰富而声名鹊起的，煤、硫、铁等矿物质都是。靠挖矿过日子毕竟是过去的老黄历，一旦撕掉就再也回不来了，往后又靠什么来富民强县？

粮食？兴文县种满种尽，顶多也就能保证自己几十万人口的饭碗。一个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的山区县，一日三餐能自给自足已是尽了最大努力。那些种不了粮食的大片区域，曾经尝试着种过一些树和草，但多是石漠化岩溶地貌，怎么也不见好的长势。又试种果树、桑树等，可终究能种的也只是零星，成了不雨则无。

于是，他们终于还是想到了像左邻右舍那样大片栽种竹子。在川南一带，竹子的种类很多，又以毛竹、苦竹居多。没有发掘出它们的价值之前，除采食少量笋子之外，更多还是让它们自由自在地长成竹子。可用处并不大。

说起来，兴文这些年大面积栽种竹子，还要归功于一个名叫朱长华的当地农民，是他用几十年田间地头的劳作苦干，培育出了一个特别适合兴文地域范围生长的新品种巨黄竹。一开始，他只在自家的田边角试种，后来，他逐渐扩大了栽种范围，又义务给邻居们栽种。尽管很多人的生活境界还远未达到“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但大家却仍然十分喜欢竹子，总之，任何地方栽种了竹子肯定都比空着，闲着要好许多。朱长华，这么个爱管闲事的平凡农民，一不小心就和栽种竹子杠上了，很快，巨黄竹以品种优、产量大等优势占据了兴文的更多地域。

才不过五六年时间，以巨黄竹为主要品种的兴文县，竹栽种面积已超50万亩，目前，已实现人均拥有一亩以上的“挣钱地”，县境内的仙峰苗族乡、樊王山镇等乡镇万亩竹连片生长，随地一站立，眼底都是绿旗招展，碧波荡漾。

这些年，兴文竹子的利用空间也得到了极大拓展。大约从2018年开始，他们在全国打出了“以竹代塑”的“先手牌”，着手建成了30余万平方米的竹产业园区，而园区内设计生产的竹制品已达1万余种。

目前，“兴文竹品”正从线上线下广泛进入全国很多消费场所和家庭，家里放在桌上的饭碗、筷子、餐巾纸，捧在手上的茶杯、纸杯和杯里的饮料、啤酒，以及穿在身上的内衣内裤，还有脚底的袜子……说不定就是由兴文或周边区域高山深谷里某一根并不起眼的竹子摇身一变而来的呢。

朱长华兴奋地告诉我，兴文的竹子，不但对石漠化岩溶地貌起到了很好的治理作用，绿了山稳了水，而且正在成长为富民富县的支柱产业。

我的几个舅舅应该算是美食家。他们好吃，但是并不懒惰。每逢过年过节，他们能掌勺为全家人做出一大桌美味。

这和澳大利亚的一个习俗相似。厨房在平日也许是主妇的天下，可一到节假日吃烧烤，男人们就当仁不让了，都围着烧烤炉展示手艺。

在我家，做菜的乐趣不在于一个人做，而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也不在于忙前忙后一直做，而是在于吃。每做好一两道菜，就上桌吃两口，聊一聊，喝一小盅酒。

小孩子有时被招呼着帮忙端菜。结果有一次，三舅正要做完油焖虾，回头发现一盘事先焯好的虾不见了。他忙从厨房跑进饭厅问，我准备油焖的虾呢？大家哈哈大笑，一盘白灼虾已经光盘了。

四舅要凉拌菠菜，手里拿一个钵子，放点热水，一边搅和，一边说笑。我看了好奇，问他搅什么。他嘿嘿笑着说，调料啊，很香，不信你闻一闻。我凑过去，鼻子使劲吸一下，顿时一股辣气直冲脑门，眼泪奔涌而出。这下手记住了，芥末。

舅舅的恶作剧总是出其不意。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孩子在外面跑得累了，进屋找水喝。大人们还在吃席。三舅顺手递给我一杯，说，喝点茶吧。我看见金黄的茶汤，赶紧捧过来，“咕咚”一大口。哎呀，什么味啊，这么难喝！我嚷嚷道。四舅开心地笑着说，让你尝尝啤酒。

直到现在，每逢佳节，碰到芥末和啤酒，我面前还会浮现和它们初次相遇的情景。我也会想起可爱的舅舅们。

一家人难免偶有不和，可是一般都能在吃饭、吃饭的一团快乐中融化消弭。期间的欢声笑语和佳肴美馔一样，不仅唇齿留香，而且在岁月的记忆中，成为连接家乡的一条温情脉脉的光明通道。

姥姥和其他女眷平时做菜多为炖和煮，绝对健康食品。比如酥锅，是济南名吃，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它采用当地新鲜食材：海带、莲藕、花生、豆腐、大白菜，加上大块肉分层码好，浇上一小盆混合了酱油、醋、花椒、糖和盐的调料，再加适量的水和食用油，小火慢炖两三个小时，直到肉香酥软，各种食材的美味互相融合。称得上是一道功夫菜。

老家有人来走亲戚，会带来自己用黄

豆或黑豆磨出的豆腐。姥姥欢喜，把它们切成大块，四面抹上盐，加点五香粉，上屉蒸。蒸好以后味道像豆腐干，可以放在向北阴凉的房间，存放比较久。做菜时拿一块，切小，炖白菜粉条，真是上好的美味。

最厉害的是做馅，包饺子。姥姥买来新鲜的猪羊肉，自己切细切碎，边剁边洒花椒水。这样包子里就会有灌汤。我们一去，赶紧接过姥姥手里的活儿，齐上阵，包子饺子都很快包好。据说我六七岁就被训练成擀饺子皮的好手。速度能供两个大人包。小时候，一天姥姥到我家做客吃饺子，惊奇地问：哎？你怎么长这么高了？定睛一看，原来我踩在小板凳上，为擀饺子皮使劲呢。我在她们的谈笑声中，干劲冲天，擀得更欢啦。

外公外婆子女多，很有福气。长大成人，孩子们当然经常回家看看。因为那时电话通讯不发达，每次去，都给父母带来“晓鹊频惊喜”的感觉，不知道谁会回来。子女们彼此也不知道会遇到谁。有时候说曹操，曹操就到。回家不好空着手，都拎着菜。不是自家做的，就是外面饭店的招牌菜，诸如芙蓉烧鸡、酱牛肉之类。再有姥姥的健康烹调加持，就凑成了小小美食筵席。所以我一听说周末或晚上去姥姥家，就特别兴奋。不仅有好吃的，还有表亲兄弟姐妹玩在一起，花样迭出，其乐无穷。猜谜、打扑克、捉迷藏，根本不需要什么玩具。据大舅说，他还曾让我们背课文比赛，硬是把枯燥的课文变成了游戏。

舅舅们喜欢创新，摸索家常之外的菜谱。我品尝过的特色菜包括醋泡鱼，即把炸鱼用醋浸一下，别有风味；还有松枝烤肉，需要专门到山上捡掉落的松枝，烤肉外焦里嫩，浸润了松木的清香。因为四舅妈老家在青岛，她和四舅探亲回来，会专门用水桶带回新鲜的蛤蜊，然后养在清水中，滴几滴香油，让它们吐沙。我记得小时候看蛤蜊打开蚌壳，饶有趣味。

那时，姥姥走亲戚回来，手里拎了一篮子桃，还在院子里，家人老远看见，都站起来打招呼。我正在埋头看书，沉浸其中，忘记了现实世界。三舅奇怪道：你不去接一下你姥姥吗？我一惊，赶紧放下书，和大家一起出门迎接。尊老的概念就这样镌刻在我幼小的心田，远比书本来得更生动长远。

一轮明月从尼山的山坳里不疾不徐地升起，圣水湖畔灯火通明。高大的孔子雕像矗立在尼山圣境的最高处，在月华与灯晕的双重映照下，不动声色地俯瞰着人世熙攘与蕃昌。

李玉梅

当时明月在

山东省重点文化旅游项目尼山圣境一期工程2012年在曲阜市尼山镇启动时，周边毗邻的鲁源村、夫子洞村等几个村庄着实欢腾了一阵子。虽然那时方圆十几里的老百姓对这个功能定位“文化修贤度假胜地”和“世界级人文旅游目的地”的项目并不十分了解，但那条醒目的宣传语“孔子的世界，世界的孔子”让他们隐约有个预感，他们的生活会因为尼山圣境的建设而发生巨大的改变。

5年过去，尼山圣境轮廓大致初现。随着二期工程进入实质操作阶段，鲁源村整体搬迁也终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消息传来，鲁源村像火炉上的一壶开水沸腾着，拥护者有之，观望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颜培俊和丈夫刘德坤是占大多数的拥护者。

鲁源村是整体易地搬迁，新村在老村以北1.5公里左右。村民纷纷搬离了村庄。彻底腾空不久，旧村便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轰然倒塌。与此同时，鲁源新村的新址地基上塔吊林立，打桩机日夜不息。2019年11月5日，鲁源新村公开选房。

拿到钥匙后，颜培俊家的房子是村里第一批装修的。两口子选了时下流行的新中式风格，典雅、端庄，配了全套实木家具，装修材料也全部买绿色环保的。之所以拿到钥匙就装修，原因在于鲁源新村东面不远处的尼山圣境在盛夏7月推出了“文化夜游季”，一辆又一辆旅游大巴载着旅游团迎着夕阳的光影逶迤而来，观赏完华彩光影水幕、无人机秀、浪漫烟火、真人实景表演后再踏月而归。除了旅游团，还有一部分自驾游的游客进入尼山圣境景区，他们需要再在停车场停好车后统一乘坐电瓶车进入景区。而鲁源新村就在停车场对面，新颖的建筑群吸引了过往游客的注意，他们走进村里探看、询问：“这些别墅都是村民的吗？你们村里有民宿吗？”

“民宿”一词逐渐成了鲁源新村的热词。尤其是曲阜三孔文化旅游公司与西鲁源村合作运营的里仁美宿，开启了一扇让鲁源村民看见迥异于自己日常生活的大门，一度成为鲁源村民的“民宿小课堂”。颜培俊去里仁美宿参观之后，打定了主意：新房自己不住了，改做民宿！对妻子的想法，刘德坤百分百支持。

2020年元旦，装修工程接近尾声。1月23日，尼山圣境景区因新冠疫情暂时关闭。“没事，好事多磨嘛！”刘德坤抚慰妻子说。疫情日渐平息。颜培俊得知可以在网上申报民宿营业执照，她在线上申请了“鲁源印象民宿”的名字。3天之后，申请顺利通过。她在网上平台推广自己的民宿。

2020年4月8日，全国各地的景区陆续开放，尼山圣境也重新迎来自来的游客。一天晚上10点多钟，一家人正准备休息，颜培俊的电话陡然响起来。“喂，您是鲁源印象民宿吗？”惊喜来得猝不及防。打电话来的是河南一个年轻的创业者，他要带着他的团队到尼山搞团建，让小伙伴们感受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

“我们有18个人，一共需要18个房间！”“没问题。”颜培俊一口一个“没问题”，听得刘德坤心惊肉跳。自家的“鲁源印象”只有4个房间，其余的14间房要联系村里其他从事民宿经营的人家。好在还有时间！一大早，夫妻二人分头行动。一个赶往鲁源新村落实房源，顺便再打扫一遍卫生；另一个去商店拿回早已订好的物品。

河南客人在“鲁源印象”住了3天，在携程网上给了5分的好评。5分是最高分！不过颜培俊知道客人给她打5分更多的是鼓励分。但不管怎么说，“鲁源印象”正式开张营业了，而且还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同样作为鲁源村的媳妇，王闰夏从河北唐山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在天津工作时遇到了自己的爱人，来自鲁源村的刘强。

结婚前，王闰夏跟着刘强回了一次家。鲁源村给她的第一印象是偏僻、贫瘠，她没有对这个山谷深处交通不便的村庄产生归属感。儿子出生没

多久，鲁源村整体搬迁的消息传来。这对王闰夏与刘强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新闻里关于返乡创业的报道此起彼伏，两个人第一次正式考虑返乡创业。2019年9月，刘强带着妻儿回到家乡。此时，鲁源村已经蜕变成鲁源新村，立起了一栋栋联排别墅。

王闰夏与刘强也是拿到新房钥匙就开始动工装修的。眼瞅着村里的民宿一户户开起来，两口子给自家的民宿起名“清源民宿”：“清”字取自鲁源新村周边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源”就是鲁源村的“源”，源头活水，象征着流动的财富。

清源民宿正式开张了。王闰夏一家三口住一楼，二楼与三楼是客人的客房。王闰夏在网上购置了码货的货架，摆上日用百货与方便面、面包等便捷食品。住家与民宿一体的经营模式，让“近距离全天候服务”不再是一句空话。清源民宿旅客的二次入住率非常高。2020年暑假的第一批客人是一家八口。第二年暑假，这家人再次在携程上下单预定了清源民宿，之所以二次入住这家民宿，是因为他家的老人孩子都喜欢喝王闰夏熬的八宝粥，用料讲究又实在，味道香甜可口。不经意间的细节往往最打动人心。

刘强现在开起了网约车，接送客人方便，家人出行也方便。儿子马上就要上小学了，王闰夏与刘强合计着要让孩子去曲阜市区读书。

从天津返回鲁源新村第四个年头了，王闰夏早已接受了自己鲁源新村村民的身份，外来的媳妇终于对这个不是自己家乡的地方有了归属感。

当年的孔凡玲是嫁进鲁源村的高学历媳妇代表，她性情直爽，说话办事周道利索，一毕业就在企业上班，见多识广。到鲁源村常住的第二年，她就成为鲁源村的村委委员，妇女主任与计生主任一肩挑，干得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转眼间儿子长大成人，读大学，工作，结婚，娶回来一个秀外慧中、知书达理的安徽儿媳。儿媳胡琴琴所嫁之地鲁源，与婆婆孔凡玲昔日婚嫁的鲁源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鲁源是脱胎换骨的鲁源新村。青砖灰瓦白墙的歌排别墅，房前屋后是乔灌草的复合式绿化，鲁源新村四季皆有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七色花开。

胡琴琴在尼山圣境找到了一份销售工作。工作在景区，家住景区，鲁源新村早已融合为尼山圣境风景区的一部分。

鲁源新村的民宿经营方兴未艾，各家民宿都在中介平台上各自为战。偶尔出现大型团体集体入团时，孔凡玲任队长的民宿联盟服务队就会发挥作用。目前东鲁源村登记在册的民宿73家，西鲁源村50家，这120多家民宿总接待能力在500人以上，其承接能力刚好符合活动主办方的要求。初春时节，浩荡的不仅仅是春风，更有浩浩荡荡的一辆接着一辆的旅游大巴。孔凡玲忙得脚不沾地，那几天每天的午饭下午3点钟才能吃到肚子里。

月上中天，一汪满月高悬。圣人身躯微微前倾，行虔诚恭谦之礼，礼敬九天神明，礼敬厚德大地，礼敬像大地一样的母亲。月圆之夜，诸事圆满。

